

目 录

编辑凡例..... 1

总 序 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编委会 1

序 黄 钢 1

第 一 辑

陕北之行	范长江 3
毛泽东会见记	马 骏 19
毛泽东特写	杨 朔 23
两个除夕	黄 钢 27
西线随征记(节选)	舒 群 32
西战场上	杨 朔 45
彭德怀速写	丁 玲 47
积雪开始融化——洛甫访问记	舒 湮 49
彭德怀	刘白羽 53
彭雪枫	刘白羽 61
萧克	刘白羽 69
任弼时	刘白羽 81
随军散记(节选)	沙 汀 88
刘伯承将军会见记	荒 煤 102

记刘伯承将军	张香山 109
王震将军记	周立波 119
李先念将军印象记	王 匡 129
陈毅将军访问记	石西民 135
聂荣臻在晋察冀	邓 拓 143
左权同志二三事	刘白羽 罗工柳 165
续范亭先生	萧 三 169
朱德将军生活散记	林 间 176
我对总司令的回忆片断	李树槐 179
延安访问记(节选)	
——絮絮谈延安	陈学昭 182
延安五日记	黄炎培 192
延安一月(节选)	赵超构 214

第 二 辑

瑞金《红色中华》报关于创建无产阶级报告文学的导言

——《红色中华》编者告通讯员与读者	233
苏区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	张爱萍 234
上前线去	赵苏民 237
占领新淦城的经过	彭加伦 240
“出城三里,便是我们的世界了”	湘 潮 243
伟大的开始——汇合上井冈山	津 岛 245
东方战线的第一个胜仗	未署名 247
上杭群众的革命热情	李 中 249
热烈战斗的祝捷大会	徐梦秋 252
阅兵场的速写	朱 华 255

彭军团长炮攻大来圩	雨 田	257
一个苏维埃女工的话	刘长凤	259
枪	朱世泽	261
一个精彩的晚会	成子玉	262
苏区几个巡回剧团	林荣官 周浣白	264
苏维埃剧团春耕巡回表演纪事	戈 丽	266
军委印刷所工人生活素描	朋 云	272

第 三 辑

江西苏维埃区的回忆录(节选)	行 恭	277
一个伟大的印象	柔 石	289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297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	方志敏	315

第 四 辑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		321
别	彭加伦	322
第六个夜晚	艾 平	325
“没有到敌人呀!”	斯 顿	329
占领宜章城	斯 顿	331
粤汉路旁	小 朋	333
在重围中	莫文骅	336
最后的一道封锁线	谭 政	342
放火者	陈 明	345
瓮安之役	张山震	350
渡乌江	刘亚楼	354

南渡乌江	萧 华 364
娄山关前后	彭雪枫 366
遵义追击	舒 同 378
夺取定番城	陈士榘 381
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	王首道 386
鲁车渡寻船	艾 平 391
泸沽到大渡河	刘 忠 394
“保保”投军	艾 平 396
铁丝沟战斗	邓 华 399
飞夺泸定桥	彭加伦 401
打鼓的生活	莫文骅 407
瓦布梁子	贾拓夫 411
通过草地	曙 霞 415
突破天险的腊子口	杨成武 421
榜罗镇	定 一 427
过单家集	翰 文 431
离开老家的一天	小 朋 434
由临武至道州	耿 飏 438
紧急渡湘江	李雪山 445
老山界	陆定一 447
向赤水前进	谭 政 452
“五一”的前后	莫文骅 455
从金沙江到大渡河	李一氓 463
从西昌坝子到安顺场	冯文彬 479
俘虏兵的一束话	周士第 493
雪山草地行军记(节选)	杨定华 499
随军西行见闻录	廉 臣 523

抗日红军在西北大汇合

——保安通讯

..... 陈志华 565

第

一

輯

范长江

陕北之行

一 西安里面

此文系就以本年二月中旬时之情况记述，现在局面已较前大有进展，如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声明服从三民主义，红军之具体改编等，而且此种阴郁政治局势之揭开，只是时间问题，并料本书出版之时，隔大局之清朗化已不远，故一并刊入，以供留心时局者之参考。

谁都知道“双十二”以后有重要共产党人入西安，甚至于认为“双十二”事件完全是共产党操纵的局面。所以事变后许多人恐怕蒋委员长被挟往陕北，则情形将更棘手。总之，稍为有几分政治素养的人，对于陕甘大局，比较看重共产党在其中的关联。

记者于事变后奉社命从绥远到兰州，因已确知周恩来在西安，而且知道西安附近，曾到过彭德怀贺龙等的部队，我很想借此机会，会会这般神秘的人物，一探政治的究竟。

二月二日到西安，被突发的事变关在城门外，三日进城，一般人风声鹤唳都在怀疑共产党，我也有几分相信。但是西安的朋友，真正见过周恩来的，还是不多。

四日午后经朋友的介绍，我们在杨虎城公馆看到周恩来先生，他有一双精神而朴质的眼睛，黑而粗的须发，现在虽然已经剃得很光，他的皮肤中所藏浓黑的发根，还清晰的表露在外面。穿的灰布棉衣，士兵式的小皮带，脚缠绑腿，口音夹杂着长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如果照普通谈话的口音判断，很有点像江西人。

“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握手后，他和蔼的开始谈话。

因为旁的事情，我们当天不能作详尽的谈话，我们约到第二日作竟日之长谈。谈话的题材，当然首先是关于西安事变。

陕北红军问题之由军事的走向政治的，还是中央开的端，二十四年冬中委××，奉命由西安飞肤施转入红军区域接洽，即为观察红军之动向者。那时肤施前线为东北军王以哲部，此事遂壮东北军与红军自由接洽之胆。王以哲首先与红军干部发生关系。二十五年夏季，张学良乃与周恩来在肤施正式见面，讨论张所提出之两大问题：第一，蒋委员长与抗日关系问题；第二，用法西斯方法谋中国之统一问题。周对第二点认为难能成立。因为无论名义如何，中国在实质上难有法西斯政治之存在。至于前一点，共产党由土地革命的阶级斗争，转到各党派联合抗日的民族革命，已经变了一步。但是那时共产党的“抗日”，还是“反蒋抗日”，即要能“抗日”，必先“反蒋”，即不推翻蒋之统治，无法抗日。张周见面之后，张之见解，以为“抗日”非“拥蒋”不可，不拥蒋，无法抗日。而对蒋委员长之艰难计划与准备，就其所知者以告周，颇使周发生相当影响。

共产党在陕北之中央委员，已不足法定之全体会议人数，临时最高之决定机关为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得到周恩来之报告，引起极大之论辩，结果，参考张学良所提供之新材料，与将国内外大势重加研究的结果，认为有转而“联蒋”进至“拥蒋”之必要。

这样转变的政治路线,就是“统一的民族战线”,对内主张和平统一,对外主张团结御侮。

基于此种根本政治立场,共产党乃力谋对国民党之政治妥协,化除彼此间绝对的政治和军事的对立,张学良与周恩来正式接洽之后,共产党意中希望以张学良为媒介,以与蒋委员长协商,谁知张学良之政治技术运用未能灵巧,终于爆发了出人意外的“双十二”事变。

张杨对于“双十二”事变,认为是“兵谏”,一部份青年群众认之为“革命”,谓为抗日的第一步。共产党当双十二事变发生时,中央机关还在陕北保安,他们得到事变的消息,许多人最初一秒钟的决定,是感情的报复主义,主张派人入西安,速蒋之死。然而接着是理智克服了感情,认为张杨如此作法,殊欠妥当。盖双十二事变,既非如帝俄时代群众革命之打倒沙皇尼古拉,又非类似滑铁卢战争之俘虏拿破仑,此仅以一种不光明不道德之“军事阴谋”,劫持领袖,第一,与中国当前团结御侮的需要相反,第二,构成今日蒋委员长之政治理论,政治组织和一百余万之中央军,仍然健在。则此事之前途,只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长久之内战,对于国内和平统一,将致背道而驰,愈跑愈远。但是既然木已成舟,理论上的问题已经无用,当速谋补救的办法。周恩来遂于十二月十六日由肤施乘张之波音机到西安,即向张陈释蒋之必要,同时更亲自与羁陕中央要员见面,作各种政治协商。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突在张陪送之下,飞出西安。许多青年群众,突闻此事,大为震动。比较消息灵通一点的少壮军人,非常不满意周恩来的这种作法。

张同蒋到京之后,即未西返,东北军少壮派之感情,极度不安,又闻张学良被审消息,群情更哗。而和平初步办法,已商有成议。周恩来为主张接受和平条件最力之人,“双十二”事变,打死王以哲之

后，周自己似亦因此不得不移住作为临时租界的杨虎城公馆。

关于第三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转变，采何种态度问题，周恩来谓自第六次大会以后，第三国际曾决议各国共产党应注意各该国之民族性与地方性，七次大会以后，此事更无问题。

至于若干人主张之“立即抗日”与“反准备论”，周谓为皮毛之见。无计划的，无准备的对日作战，是自取覆败，不过，准备应在对内不战争，而在和平统一条件之下，始有其意义。

他说共产党此时之政治目标，在争取党的自由，希望不致于再被任意逮捕，政治上希望慢慢走上民主的道路，则共产党放弃反对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取消苏维埃，同时红军取消名称，并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领导。

他们对于张学良个人，认为他是非常聪明与勇敢，政治感觉异常敏捷，可惜经验不够，弄出“双十二”这样大乱子来。

因周恩来先生的介绍，到西安新城后面七贤庄从前一位德国牙科医生的诊疗所去看叶剑英先生。无疑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当时在西安的半公开机关。仅仅一层的西式洋房，大门进去，有一个小小天井，正屋里有许多青年人紧张的工作着，有的从这个屋，走进那个屋，有的聚在一块谈话，有的很忙碌的操纵无线电，这部无线电机似乎专为秘密工作用的，天线没有显在外面，同时发报声音很小。这群人的服装，非常随便，仪貌上除了热烈的表情外，没有什么严格的礼节。

“剑英！”周恩来向着一位正在纷忙的人招手。

随着周恩来的招呼声，一位三十左右，精干结实，相当瘦长，穿学生装，戴八角帽的汉子，和我一齐进入一间小办公室里。

叶剑英的风度，有几分西洋人味道，广东东江人的口音，还多少存留在口边。民国十六年广州暴动的基于是那时张发奎先生的教导团，而叶剑英是张发奎最相信的参谋长，同时亦为策划与指挥

广州暴动的最中心人物，张发奎先生事前对叶毫不疑惑，依为心腹，则叶之政治军事技巧，不能不称为相当老练。

“双十二”之前，叶曾应张学良之邀，秘密来西安，住张学良公馆附近，与张研究东北军之改造问题，叶对于东北军之政训工作提出意见。他之说法，很使张学良受影响。

他那时认为政治的统一战线成功之后，共产党对红军之政治领导，仍然存在。因为如果开始了抗日战争，军队政治工作应有加强的必要。

“双十二”以后，从北方来陕的某几位最左翼政治人物，曾到西安，极力反对和平妥协，周恩来为此和他们辩论很久，结果是各行其是，二月二日事变之发生，在思想上很受这般人影响。

对于是否即刻对外战争问题，周恩来谓红军不愿过早挑动对外战争，因此红军入山西之后，虽倡“过境抗日”之口号，而并未全力出绥远，原因即在乎此。

二 万里关山

西安政局，既已开展，记者又奉命入陕北。二月六日在博古先生和罗瑞卿先生陪送之下，开车直驶肤施（延安）。两辆载重车，载些鞋子衣服等，我和博古车上，装了一车的“左派幼稚病”小册子，最重要的是从紫金山那面飞来的几十万法币。同行有西安新闻界和学联的朋友。

那天城内外的东北军和陕军都在纷乱的撤退，汽车大车牛车毛驴，什么交通工具都有。而运送的东西则从军火军需至破铁炉子也全带上，真是彻底的搬家，秩序异常零乱，大概撤退命令太仓卒一点。陕变主力的特务团士兵，更是无精打采的退出西安，低着头，倒拿着枪，好像不胜颓丧的样子。

路上和博古先生谈起天来，他曾一度作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现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主席”在苏区是很有力量的。他今年刚才三十岁，身材中等，很有学生生活泼气。我们首先谈战争，特别是关于红军行动经过。

五次围剿“广昌大会战”之后，陈诚将军取得重大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中央苏区，朱德周恩来和博古三人退到战场南面一间小村中，商议今后的办法。红军主力牺牲很大了，主要战场破坏了，再度决战的前途是相当可怕了。后来毛泽东赶到，细加商量，乃决定“突围而出”！

围是突了，沿途所遇到的困难却非常之多，单是沿途所过的大河，已就可观了。他先说“过乌江”。那里没有桥，渡船也被省军破坏，水急而深，又没有普通架桥材料，大家到了河边，皆望河兴叹，河那面还有人把守。后来刘伯承赶到，乃集中所有工兵人材，尽力想法。首先泅水过去十儿人，赶走守兵。然而各种架桥尝试，皆告失败。乃发动工人伐竹，削竹为筏，绞筏成索，编筏成筐，以索系筐，筐内盛石，抛入水中为锚，作成急水中架桥之基础，然后编竹为筏，以锚牵筏，联筏为桥，而乌江天险始得渡过。

过了乌江，是直进川西南，川军郭勋守着土城，彭德怀去进攻，据侦探报告是二旅，以为满可以打下，谁知越打越多，打出五旅来！老彭损失不小。郭勋作战颇为沉着，他们在后面用望远镜看郭勋的后方，有几次都有动摇模样，然而皆被郭勋镇定了下来。

金沙江之偷渡，亦甚有趣，后面追迫很紧，他们乃以少数部队佯走大渡口，而大部急走小渡口，小渡口是某土司所辖地，他已奉令将船只靠在北岸，南岸红军无法渡河，后来捉着了土司的“文案”（书记文牒之类），用他出面叫船，船夫不察，放船南来，才算混了过去，而大渡口的部队，亦飞速转到这一路来。因为船少人多，他们曾用粗布为练，想架索桥，结果是布力太弱，不能胜重，完全失败。

金沙江曲之中，会理西昌一带有未开化的彝族，他们的社会经济还在游牧时代，捕获外族的男子，有时杀戮，有时收为奴隶（称为“娃子”），利用其劳动力。红军的开路先锋走到森林里，被他们突如其来地打死将近一百，而且死得很惨。因为彝人对付人的方法，是很原始的。刘伯承对于西南情形很熟悉，还是他出来办交涉，和黑彝首领吃血酒，相约各不相犯，即古代春秋战国“歃血于盟”的办法，这种迷信方法对他们是很有效的。

石达开将军从东南经西南绕出西北的伟大军事企图，是失败在大渡河边，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遁逸他的踪影。石将军最后的停住处是大渡河边的安顺场，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是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河对面是杨森一营的军队布开着，后面呢？遍地的原始黑彝，退也成问题了。谁知安顺场团总还有一只船，靠在南岸，他准备红军来了以后再跑的。然而笨拙的团总行动太迟了，红军先占了他的渡船。然而，河水太大，无人敢于划船。乃重价征船夫，每人划对河一次，代价一百元。重赏之下出勇夫，居然有人出来应命。但风大水急，巨浪滔天，船几累覆。这样渡过十数人，出其不意袭败杨森之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之泸定大桥，大队亦从南岸星夜向泸定桥前进，前锋至时，桥上木板已被拆去一半，先锋乃攀铁索而进，以攻拆桥之守兵。守兵为此种超常之战斗行为所慑，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十万人生命所关也。

最后一次险地，在甘肃岷县境白龙江上拉子口。白龙江上游是雪水流石峡中，水中无船，且寒不成涸涉。拉子口两岸绝壁，在绝壁上凿石开小道，至不能再开处，乃架一木桥至对岸绝壁上，仍沿壁凿小道，以通于平地，故此地将木桥拆却，十万大军到此，亦只好徒呼奈何。甘肃方面守兵，仅置一班人于桥之两端碉堡内，桥亦未

拆，而戒备松懈，故被红军奇袭，遂过最后之天险。

咸阳至三原途中，遇到许多徐向前旧部，他们是被胡宗南关麟征腰击而没有渡过黄河的队伍，现归萧克率领着，他们多一半是四川人，听不懂博古的话，我还作了一次翻译。

西安三原间，要经过三个渡口，第一是渭水，有桥可渡。第二是泾水，有船可渡。第三是泾惠渠，那时可以涉水而过。路上往来的车辆很多，因为撤兵的缘故。

三原附近，零星的住些红军，黑军衣黑军帽，帽上有红星，是他们外形的特点，他们多半是年青活泼的人。普通军队的形式军容，看来他们很不注意。

那时三原城，成了小西安，许多西安原有的团体，如全国救国会西北救国会等都移到三原来了。许多青年都纷乱的向渭河北岸三原一带跑，他们对于中央军入西安有些过分的恐惧。

因为等保护的部队，恐怕路上遇到土匪，费去很多时间，当晚住三原。大饼和开水解决了晚饭，一间小客店的小屋土炕上，还睡着我和博古两个人。

傍晚在三原街上还遇到叶剑英夫妇，他是到附近二十里云阳地方的彭德怀那里去，他穿着学生服安闲的在街上走着，谁也难看出他是作战异常果断的旧任红军参谋长。

我们坐的那辆车子，是红军自己买的。在西安事变前十个月，已经挂着王以哲军军用车牌子，在西安延安间往来运输，西北之必然会出乱子，已不是西安事变前短时期之酝酿了。

博古那时谈红军将来之地位，谓名称编制更易之外，原有领导干部应维旧状，政治委员可以由中央派去。因为政治委员的制度，来自苏联，苏联革命初期，红军缺乏军事人材，故不得不利用有军事技术之旧军人，而用忠实党员为政委，居监军的地位。中国红军之军事干部皆为党员，故不必要政委也。

样，不但写出革命领导者与普通群众密切相联、生死与共的一面，而且，也写出了领导者高于被领导者的地方。当写到红军在长征的艰难长途中还自己劳动动手割麦时，杨定华记录下这样的情景——

……雨雪泥泞，隘路难行，而且又到了绝粮的时候；不过“天无绝人之路”，这时该地的青稞已经呈现淡黄色，勉强可以割下来吃了。为了避免饿死，红军便只好割麦来煮食，一面四处派人去寻找藏民回家，以便给予一定代价。

……大家知道前面粮食更加困难，所以红军当局便命令各部筹备粮秣十天，并帮助一部负责抗击追敌之部队筹划粮食。此时真有“不割麦、不得食”之势，除少数担任勤务之部队和伤病员之外，上自朱德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一齐动手参加割麦的运动。每天早晨八时，各连队就集合，向指定之麦地进发，一群一群的红色战士聚集在一块，像麻雀一般，各人都自觉自动的劳动着。高兴起来就唱歌，有的唱着少年先锋队歌，有的唱着红军突围胜利歌或一、四方面军会合歌。一时歌声唱遍了田野，不知什么叫做痛苦，只有热情的快活。

在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他不仅同战斗员一样割麦和打麦子，并且割下以后从一、二十里远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来。他还对一般战士和工作人员说：“你们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大家只好不好意思地对他笑。

——这就是说：领导者必须在一切行动中，起到模范作用；要以身作则；要言行一致；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不能对人马列主义、对己非马列主义；不能自己说的是一套，自己做的又是另外一